

逢星期日出版

稿 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杜甫的愛竹和罵竹

□耿 法



杜甫苦吟圖

杜甫很喜愛竹子，他居住的成都草堂前就栽下一片蒼翠的竹林。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底杜甫來到成都，第二年春末，草堂落成，他以此為題寫下《堂成》一詩，描繪出了草堂景物和定居草堂的心情，詩中「攄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滿露梢」一聯，寫出了隱在叢林修篁深處的草堂之清幽。杜甫讚美竹子的詩篇不少，較為有名的當數唐代宗寶應元年（762）他在成都所作《三絕句》中的第三首：「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春天來了，竹林中一下子無數春筍破土而出，詩人欣喜極了，他密掩柴門，隔斷行人，不和外界來往，為的是專心致志看護剛剛破土的春筍。「上番」是唐人方言，意即頭番、頭茬、頭批，竹發新筍，每年有數批，而以頭批新筍最為茁壯，日後長成的竹子也最粗壯，因此詩人像看護兒女一樣精心看護這頭批新筍，盼着新筍成竹成材。他緊掩柴門，即使有客人來訪，任其惱怒怪罪，也不出去迎接與應酬。詩人這種愛竹、護竹的表現，可謂到了近乎癡狂的地步，不僅反映出詩人喜愛新竹、熱愛自然的濃烈詩意，還表現了詩人甘守寂寞，願做護筍使者，殷切期望新苗成材的一片深情。杜甫還有一首五言律詩《嚴鄭公宅同詠竹》，也寫出了竹子的秀麗和詩人鍾愛竹子的感情：「綠竹半含籜，新梢才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他希望人們千萬別剪伐才出牆的新竹梢，憧憬日後見到茁壯的成竹高入雲間。他對新竹的期待和寄托，蘊含着對世間一切新的生命、新的美好事物滿腔熱誠之摯愛。詩人對竹林的喜愛與嚮往，在他的《寄題江外草堂》一詩中也得到充分體現：「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成都草堂前的綿竹，是他從友人處覺得，他作七絕《從韋續處覓綿竹》以酬謝：「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捨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草堂、竹林鄰近浣花溪，浣花溪為錦江上游水源，唐代時水面相當寬闊，可以通航，所以詩中有「蒼翠拂波濤」之說，疏影橫斜，水波粼粼，蒼翠的竹影與清澈的水波相映照，這自然之美沁入詩人心中，流淌在詩人筆尖。杜甫詠竹的詩還有《苦竹》、《栽竹》、《斫竹》、《題劉秀才新竹》等多篇，其他詩篇裡也多有詠竹的詩句，如「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風會翠竹娟娟淨，雨濛紅藥冉冉香」……可見杜甫愛竹的情感是發自肺腑的。

但是杜甫確也曾罵過竹，而且言辭極其嚴厲。這是怎麼回事呢？唐代宗寶應元年（762）七月，杜甫送嚴武還朝，到綿州後得悉徐知道據成都叛亂，他回不了成都草堂，只得避難於梓州一帶。廣德二年（764）正月，杜甫攜家由梓州赴閬州，準備去渝州，再東下出三峽。就在這年二月，他得悉嚴武再次被朝廷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嚴武也來信相邀，詩人遂決定重返成都。他於歸途中作了《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其中第四首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此乃詩人遙想回成都後重新整理草堂之舉，卻給後人留下世事啓迪之聯想。他離開草堂時，自己當年親手栽培的四棵小松樹只有三尺高，他很喜愛這幾棵小松樹，恨不得它們迅速長成千尺高樹；他擔心「惡竹」衍生瘋長、到處侵蔓，因此有萬竿亦須斬除。詩中「惡竹」之「惡」為不良之意，「惡竹」是指那種隨亂而生、枝極瘋長、侵地日廣、盤踞作怪的不良之竹，並非詩人厭惡竹子。聯繫當時蜀中的戰亂景況，如徐知道這類惡勢力紛紛作亂登台表演，而真正匡時濟世之才卻難為世用，難怪詩人如此感慨。清乾隆年間研究杜詩的著名學者楊倫在《杜詩鏡銓》中頗有見地說：此二句「兼寓扶善疾惡意」。可見，「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兩句詩道出了杜甫內心強烈的感慨和鮮明的愛憎，如徐知道這樣的「惡竹」難道不應該斬萬竿嗎？詩人在這裡借物抒發「扶善疾惡」之情懷，引發歷代讀者共鳴，即使時過千載，人們仍用這兩句詩來表達自己對於事物的愛憎。

然而世事紛紜複雜，古人的名詩名句也常遭文痞之流蓄意曲解，別有所用。文壇「左」棍姚文元發跡之初，於1962年在一書的「前記」中引用杜甫這兩句詩，且將其書取名為《新松集》以自詡。他將1958年的所謂「新民歌」大捧特捧為「新松」，那麼他日後要斬除的「惡竹」又是什麼呢？僅僅隔了三年，江青便選中了他，他奉旨殺氣騰騰地揮刀砍向《海瑞罷官》，拉開了「文革」內亂的序幕，開始了他飛黃騰達之路。姚文元對杜甫這兩句詩的引用和褻瀆，不妨作為一則文壇史料錄以備考。

莎士比亞的女性也被仔細閱讀，猶如熟人一般。金茲堡記得她說的一句話：「您知道，苔斯德蒙娜是迷人的，但手持紙花的奧菲莉婭則有點歇斯底里。她讓我想起娜·尼。」無論如何，阿赫瑪托娃關於普希金的論文應該有一定的地位。她的許多推測已被今日的研究所證實。

她很少談到自己的經濟狀況，但盧克尼茨基慚愧地注意到她身穿的是破衣裳和別人的衣服，同時定期盡其所能寄幾個小錢給古米廖夫的妻子。無論多少錢落到手裡，阿赫瑪托娃照樣略無顧惜地花光用光，她的經濟狀況是如此的不堪，以至在1926年5月，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爾納克安排了一個詩歌朗誦會，目的在將收入購濟阿赫瑪托娃，雖然朗誦會並沒見之於招貼。

希利伊科與阿赫瑪托娃照舊情深款款。確實，在給後者寫信時，信封裡寫的仍是安·希利伊科收。她致他的許多信之所以保留了下來，是因為在寄出前盧克尼茨基搞到了抄本。如果他真的為契卡（或者說它的後身奧格帕烏）服務，那麼其動機無非是說明她的生活在政治上沒有疑點。她向希利伊科談到塔巴（他的狗）的健康，並且勸告他要小心：「不要懶於生火，吃得像個人樣，可能的話不要外出——殘酷的冷。」

《阿赫瑪托娃傳》第九章（一）

，儘管他自謙不會演奏，只管填詞最多還做主唱，一開聲，他的另類聲線把低音唱得誘惑迷人，哲理在詩意歌詞中湧現。某個時刻法語經他嗓子吟唱出優美極致，炫目花亂的搖滾舞台上，康塔確實拔萃有型。

如果不是他們兩公婆吵架最後打起來，瑪麗受傷離世，以前沒有人指責過康塔有什麼「暴力」：他們只要在一起總是如膠似漆，從一拍拖開始，就被譽為才情男女、神仙眷侶。2003年7月瑪麗的母親娜丁在立陶宛拍電影，起用瑪麗主演法國女作家歌萊特，7月27日康塔前來探望女友，瑪麗跟男友說她想念最小的兩個兒子，想和他們的爸爸一起過幾天假期，「由於嫉妒」引起爭吵。康塔後來在法庭上眼泛淚光憶述當時喝了酒，失控中對瑪麗拳腳相加，令她失足跌倒，腦部受傷。昏迷的瑪麗被直升機送返法國，8月1日傷重離世。

「明知會遭到嘲笑」，康塔胳膊上帶着兩人幹仗後的傷痕，在法庭聽證會上含淚向瑪麗的父母和兒子們請求饒恕。當然沒有人原諒一個殺人犯。被判入獄後他的房子就被人放火焚燒。現在他帶着法院的禁制令出獄：不准發表有關瑪麗被害的任何議論、不准為此寫書、寫歌作詞，如果他公開論及關於「瑪麗」一個字就得重新入獄。

這麼多年過去了，瑪麗的母親娜丁只要被媒體或各種業餘、專職的社會教育邀請談「男人對女人的暴力」，就不會繞過「瑪麗遇害」的痛苦回憶，只要提到康塔，就一定強調「制止對女性暴力」。我們看到，她的內心已經很克制了，可是她至今不想放過康塔。

人的生命只有幾十年，人類的文明已經幾千年了。母親娜丁十分值得同情，可是我們在面对一個人遭遇的同時也面對另一個人的遭遇；一個人的命運揀撥我們的惻隱之心，另一個人的命運也同樣揀撥我們的惻隱之心。讓瑪麗，塔迪尼昂安息，也讓她的「選擇」安息吧，這個選擇，就是她生前對男人的愛戀。



蜘蛛瑣談

（西雅圖）吳 婕

美國漫畫「佳菲貓」裡面，肥貓佳菲的死對頭之一就是長腳蜘蛛。我每天在報紙上看「佳菲貓」，差不多每月都有一次是關於佳菲貓用拖鞋或一卷報紙把一隻蜘蛛打扁的。蜘蛛其貌不揚，顏色多是墨黑或土褐，八條細長的腳肢節分明，個頭大的還能看到腳上的絨毛，好像科幻電影中的外星生物。牆角廊簷無處不在的蛛網，其上可能還有幾個倒楣鬼的軀殼，總讓人聯想到骯髒邋遢，或者「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的零落寂寞，難怪沒有幾個人喜歡蜘蛛。豺狼虎豹固然兇殘，做成絨毛玩具就茸茸可愛，抱在小朋友懷中依依可憐，但似乎從未見過有蜘蛛的絨毛玩具。

在美國住家並沒有怎麼見過蒼蠅蚊子，但蜘蛛卻無孔不入。從前家裡的廚房、浴室裡，常見又黑又大的蜘蛛，大得我不敢近身搏鬥，可是又怕牠在家中四處亂爬。恰好因為一度受傷，捱過半個月的拐杖，傷愈後拐杖還留在家裡，正好拿來作遠距離攻擊，其姿勢彷彿抗擊外星人入侵。現在的家裡換了一個種類，身體小，八隻腳長而纖細。偶然晚間在浴室開燈，就看到在雪白的浴缸裡赫然有一隻，令人頭皮發麻，心跳劇增。有時牠們在我窗邊隨意搭幾根絲，自己顛顛巍巍於其上，遠看彷彿懸浮在半空。我有個朋友，對爬到家裡的蜘蛛總採取live and let live的綏靖政策，眼看牠從眼前爬過，卻不加干預。但我總是怕牠得寸進尺，有朝一日爬到桌上或床上來，所以像佳菲貓一樣，看到蜘蛛就忍不住拿起報紙或鞋子打殺。雖然那小東西通常在角落裡自結其網，並沒礙我什麼事，實在是罪過罪過。

芥川龍之介的一個短篇《蜘蛛絲》寫的就是一個惡貫滿盈的壞蛋，生前某日因為一念偶動，沒有踩死爬到腳邊的一隻蜘蛛，所以佛祖特別垂憫，由極樂淨土垂下一根蜘蛛絲，到地獄裡救那壞蛋脫離苦海。不過當壞蛋順着絲絲往上爬時，看到身後跟來一大批罪人，也在順着絲絲攀援，他就大喝一聲：「這根蛛絲是我的！誰讓你們爬上來的？快滾下去！」結果方才還好端端的蜘蛛絲，竟突然斷裂，所有人包括那壞蛋，都重新墜入了地獄。

蜘蛛結網用的絲有黏性，是從腹部末端分泌出來的，不是像香蠶那樣「吐」絲，更不是像蜘蛛俠那樣，從手指尖彈出絲來。在這一點上，《西遊記》裡對蜘蛛精的描寫相當準確。住在盤絲洞裡的七個蜘蛛女妖在作者筆下還有「嬌臉」和「朱唇」，彷彿嫦娥仙子。不過當唐僧去叩門化齋，女妖就從肚臍中冒出鴨蛋粗細的絲綫，不但拘了唐僧，還把前去搭救的豬八戒牢牢罩在蛛網中。寫《指環王》的托爾金，可能因為小時曾被某種毒蜘蛛蜇傷過，所以他在《魔戒前傳》（The Hobbit）裡專門有一章報復舊仇，寫矮人們在屠龍尋寶的路上，被巨型蜘蛛群攔住去路並劫持，一個個都給包裹在黏呼呼的蜘蛛絲裡中了毒。

古今文藝作品裡對蜘蛛作正面描寫的，大約只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面世的童話《夏洛的網》和動漫《蜘蛛俠》。《夏洛的網》那樣美麗而哀傷的故事，早已成為童話經典，還被多次改編成動畫片。真誠和友誼，讓卑微卻多情的小蟲做成了驚人的大事。我小时候把書看了又看，長大後又看動畫片，每次都震撼不已。可是，亞馬遜書店的網上讀者書評裡，還是有幾個人——約是為人父母者——給這本書打了很低的分數，緣故是作為主角的蜘蛛（夏洛）會嚇壞小孩子！真是迂腐透了。照此看來，其他童話神話凡有關妖魔鬼怪、毒蛇猛獸等「嚇人」之物作主角的，是不是最好都禁掉呢？

蜘蛛織網，原是生存的本能，彷彿一個張網捕魚、自己躲在暗處的漁翁。不過中外的有心人能從不同角度受到蜘蛛織網的啓迪。小學課本裡有篇課文，講蘇格蘭一個叫布魯斯的領袖人物。他當年率衆與英軍作戰，敗北後狼狽而逃。夜半匍身當牆，偶見一隻蜘蛛在風雨千百折不撓地結網，大受觸動，後來重振旗鼓，大勝敵軍。這個故事編入小學課本裡，目的大概是想教孩子們堅忍不拔的道理。如今在蘇格蘭斯科林城堡的入口處，還有布魯斯的雕像。詩人徐志摩說他自己讀書如蜘蛛結網，絲絲縷縷，經經緯緯，各條絲都牽合成一股。他從一本書中發現無數其他好書，於是放下這本書去看那些書，如此輾轉相生，讀書的興趣越來越濃。他哪裡預想得到，如今人們也是生活在「網」上，那些超級鏈接就是輾轉相生、將其他資訊連接起來的蛛絲，將求知慾強或好奇心重的人隨着滑鼠的一點一擊吸引越遠，幾小時後才猛然驚覺離題十萬八千里了。於是好多種軟件給開發出來，專門從技術或心理的角度幫助這種在網路上時常分心、自制力差的人。在中國古代，蜘蛛屬於「五毒」之一，可是據說多數蜘蛛都是無害於人的，至少不會主動襲人。電子網路可能也是一樣，虛擬的空間裡有無限的訊息和可能，談不上有毒；「越陷越深越迷惘」、一頭撞到網上被死死黏住的正是人自己。

素食的年代

（英）伊·范斯坦 俞士忱 譯

發自他人的褒獎無非是飛灰，
你縱然在譏罵也充滿了讚美。

——阿赫瑪托娃

阿赫瑪托娃曾使用「素食的年代」一詞來形容斯大林大恐怖發生前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初。在這些年裡她與普寧的關係開始惡化。普寧為人刻薄，經常向她說些近乎殘酷的挖苦話。他喜歡當着她與別的女人調情。「你難以想像他在諸多調情的場合裡有多粗魯，他表示在與我作伴的全部時間裡他感到多麼厭膩。」娜傑日塔·曼德爾施塔姆特別指出，不提阿赫瑪托娃是高水平的詩人，普寧就能夠宣示自己的權威性。他以諸如此類的荒謬要求把她打發到廚房去：「安尼奇卡，去把鯡魚洗一洗。」

初識阿赫瑪托娃於1926年的利基婭·金茲堡，記得二十年代時她還年輕、苗條和難以方物的美麗，並令人信服地評論說：「在她一、二十年代的詩作中還不會表現出她的歷史、文學趣味，或者她

敏銳、發光和有時是殘酷的才具。」

儘管自己與別的女性眉來眼去，普寧的嫉妒心仍無時或已。他似乎很不喜歡來走訪他的客人。甚至在1925年4月，阿赫瑪托娃在病中的確需要卧床休息，盧克尼茨基記錄道，普寧伴稱來為她做事，其實是對前者抱着懷疑，而阿赫瑪托娃就猜出了他的用心。他倆經常吵得不可開交，兩人隨後不免說了些令彼此傷心的話。

為了自己的利益，安娜開始實行斯多噶主義，這個結論決非得自她早年的輕佻，而是被其深刻的智力關懷所支持。她繼續從事普希金著作的學術研究。費奧多爾·索洛古勃協助她於1926年獲得了委託。利基婭·金茲堡注意到她的研究熱情不無偏執：阿赫瑪托娃雖然可以就普希金的生平寫出最具學術水平的分析，但談下來似乎越她自己就認識普希金，並且對娜塔利婭·尼古拉耶夫娜（普希金的妻子）和普希金生活中的所有女性懷有一種特有的嫉妒。不僅僅普希金的生平激發她投以個人的熱情。

兩公婆之間的暴力

（馬賽）劉西鴻

許多國家政府的有關部門都設有人在緊急情況時供民衆免費撥打的電話號碼，火警、急救、治安等，在法國如果打罵孩子老婆，挨打的一方有「制止家庭暴力」、「制止對女性暴力」的電話號碼免費撥打。可是講實話，每當我在法國人廚房的冰箱門上看到貼着「制止對女性暴力」免費電話號碼時，我覺得特別刺眼。今天越發達的國家對「制止對女性暴力」講得越多，媒體不厭其煩這個題目。事實

上在越發達的國家，女性地位越被尊重，你看女總統、女總理（甚至在她們任期內啓動國家間的戰爭）、女部長、女議員、女律師、女法官——，女性的地位得到幾千年來最崇高的體貼和被尊重。正是在最文明的國家，只要兩公婆一開嘴爭吵，總是男人先自己收聲，把發言權讓出，女人卻可以繼續尖叫、摔兩隻碗碟、癲起來甚至掌摑男人。

法國「黑色慾望 Noir Desir」樂隊的主唱貝蒙·康塔 Bertrand Cantat 和女友瑪麗，塔迪尼昂 Marie Trintignant 爭吵，「錯手」將其殺死，被判入獄8年。這是好多年前的陳事了，康塔坐了6年監獄被「有條件釋放」時引發大眾議論。瑪麗出生在「法國最具舞台天份的家庭」，是名演員讓-路易·塔迪尼昂 Jean-Louis Trintignant 和導演娜丁·塔迪尼昂的女兒，大眼睛大嘴巴，姿容火辣俏麗，瑪麗4歲開始拍電影，41歲已經在30多部法國、美國電影中扮演角色，演的多為觀眾不稱道的狂野性格，5次被凱撒獎提名未獲獎。外國電影迷即使不都聽過她的名字，巴黎演藝界早在瑪麗還是個娃娃時就熟知了她。瑪麗和4個男人生了4個兒子，孩子們的父親都有名氣：搖滾鼓手、電影演員、電影技師、導演和作家。她的第5個男友比以前的4個更年輕有才，就是歌手康塔。康塔是「黑色慾望」的靈魂人物，這支搖滾樂隊1981年組建時只有一把吉他、一個貝司、一個鼓手和一位主唱，10年後它的單曲排行榜首，每出新唱片都輕易銷量幾百萬，這歸功於康塔：康塔從小迷戀古典文學和法國老電影，對社會政治的態度尤其強硬，他經常在舞台上就宗教歧視、環境保護和以巴衝突表白自己的立場，令聽者刮目相看，他高大魁梧、儀表不凡

◀「黑色慾望」主唱康塔

